

24.04

(39)

湖南文史資料選粹

第七輯

84



思南文史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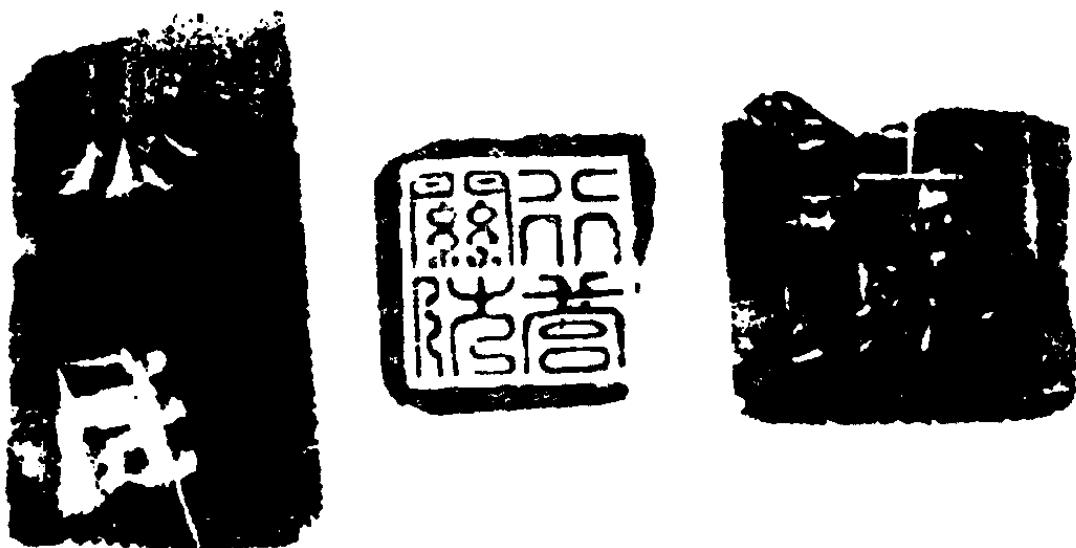
思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政协思南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行 营 关 防” 图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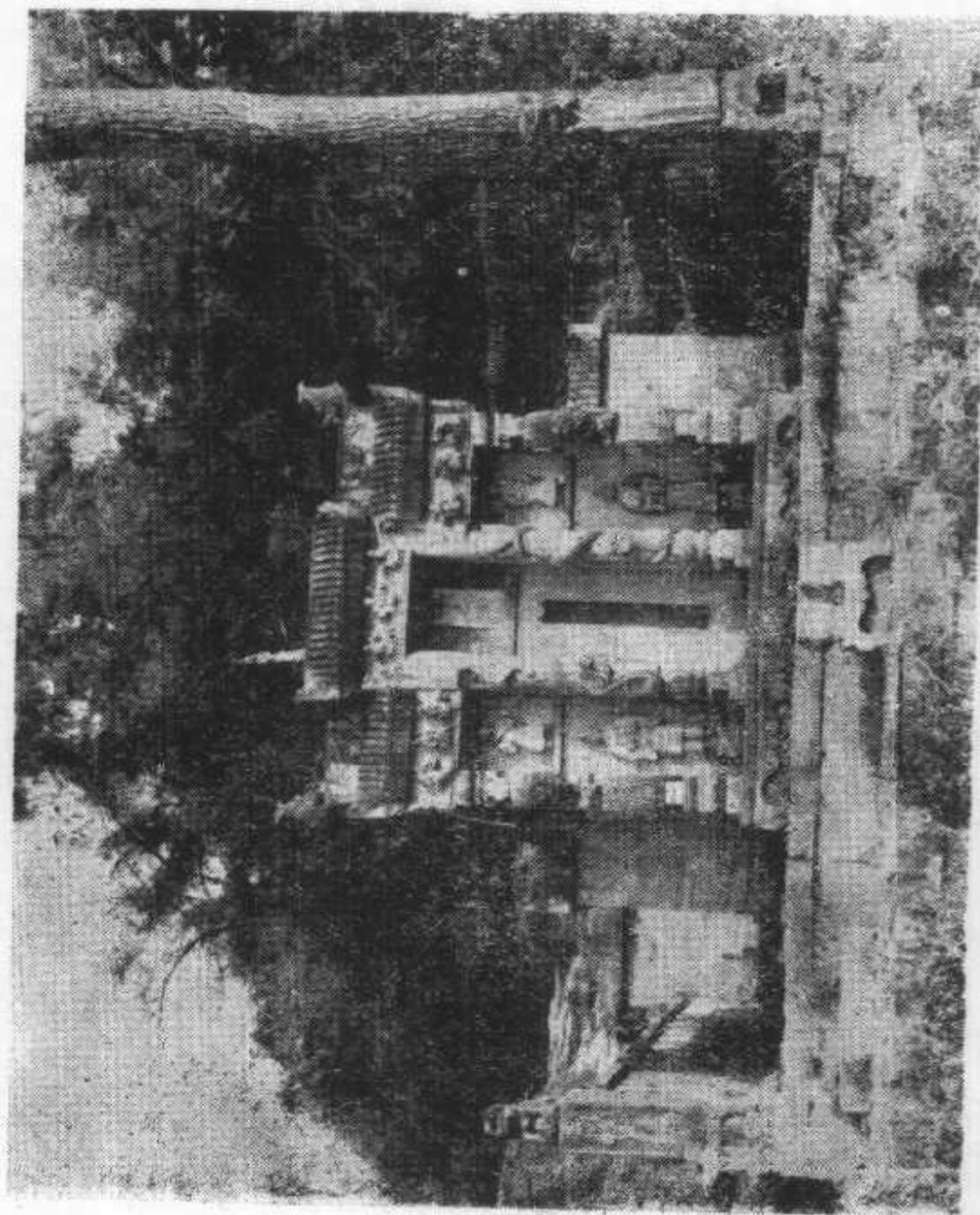
文 物 拾 遗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四日，在自号军指挥中心岑头盖，发现自号军“行营关防”印章一枚。质为桃园石，青、棕、白诸色相间，有光泽，高五厘米，形状正棱台，上大下小（左图倒立侧面）。上面边长为三厘米，刻有“上”字（右图）。下面边长为二点五厘米，篆刻“行营关防”印文（中图）。侧面刻有“小洞”二字，有待考证。印章右下角缺损，系发掘时锄头所坏。

青杠坡中学 熊宗江

苏家花坟正面图

汪育江供稿





苏家花坟侧面图

汪育江供稿

目 录

峥嵘岁月.....	沈廷梅	(1)
陈天煌.....	张文正纂辑	(14)
梁之模.....	梁加裕	(27)
建国联军的一张布告.....	雷祖培搜集	(33)
苏振华同志关心乌江航运.....	陈思存 杨黔吉	(36)
思南县水利电力发展述略	张金波 余兴铭 简恩泽	(38)
附：龙灯塘水电站.....	田维绪	(45)
清水江电站.....	张金印	(46)
大河坝区联办雄礦厂.....	罗正富	(48)
大坝场青山篷煤厂.....	张金印	(50)
两个小厂.....	杨寿岑 李功炳	(54)
思南中医药.....	唐仕勇	(58)

- 思南县立女校 张观伸 (67)
-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思南县支行 田建安 (69)
- “斗 . 息” 杨寿岑 (73)
- 国民党思南县党部 张思尧 李克勤 (75)
- 国民党时期思南妇女组织 李克勤 (78)
- 荆竹园资料拾遗 曾令华 许大琼搜集 (80)
- “咸同离乱”竹枝词八首 编辑室搜集 (83)
- 孟家湾歼匪记 杨正全口述 孟正高整理 (86)
- 回门宴上凶杀案 述文、其傅、张著鸿 (87)
- 英武溪大火 田维绪 (89)
- 思南天主教资料点滴 雷维哲 (91)
- 许家坝花灯 张顺永 (98)
- 大河坝花灯 史展猷 (101)
- 李剑青是怎样死的 陈其治 (104)

- 张盆口.....安朝科 (105)
田布善.....邵国政 (110)
- 悼严寅亮先生三副对联.....编辑室搜集 (112)
陈文焯祭程械林文.....吴启强搜集 (113)
少珊游龙洞题石.....刘述文搜集 (115)
重修观音阁记.....编辑室搜集 (117)
重修中和山藏经楼记.....编辑室搜集 (119)
补修太平桥碑序.....孟正高搜集 (122)
- 渐鸿塔附序.....田维绪 陈美祥 (124)
水车坝文昌阁.....张启蛰 (127)
苏家花坟.....汪育江 (130)
- 思南方言补.....杨寿岑 (133)
- 补 白：
- 李元度七律一首.....编辑室搜集 (90)
读者反映..... (121)
- 订 正..... (100)(126)(136)
声 明..... (97)

卷首图片

渐鸿塔

苏家花坟

白号“行营关防”

人民政协思南县第六届委员会…………… (137)

编 后…………… (138)

征集抗日战争史料启事…………… (140)

峥 嵘 岁 月

沈 廷 梅

南下渡江 解放江南

一九四九年三月，聊城地委谢辛鹤同志带着地委的各个县架子南下。这是党中央的布署，以便解放一县，建立一个县的政府。但是地委并没有指名叫我们县里哪个去。只是说：“毛主席，在南方带来的大军，把我们解放了。现在江南十来个省的广大人民，还受着国民党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希望我们早日去解放他们哩。渡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艰苦的。你们县里谁去，自动的报名吧。”我听到这个消息，就主动的向地委报了名。谢辛鹤同志问我：“你为什么报名这么积极？”我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我老沈不去谁去呢。”又问：“你不怕苦嘛？”我说：“我不怕苦，就是打到天涯海角，在所不辞，有点艰苦也算不了什么。我决不会动摇。”谢辛鹤同志点了点头说：好，好。我们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也要报名，我说你还年轻，还是我去好。地委就决定由我带领一个县架子，随军渡江南下。地

委组织部长对我说：组织决定你任县政委，张佃一同志任县长，人由你去动员吧。但是也得照顾留下的工作班子。我说你放心吧。我提了一些人的名单经县委审查同意后，我才去动员的。在动员期间，有一部分人表现很好，主动的报了名。有一些人有点顾虑，因为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没有出过门，一说要过大江，在思想上就很沉重。还说过大江很危险，到江南天气很热，雨又多，路又滑，小河子又多，蚊子又多，大的蚊子就有一寸长，咬人可凶啦，等等；还说得过独木桥，走路可不方便哩。这些人虽然有种种顾虑，经过说服动员还是毅然参加了南下的行列。但是也有个别的人就是不愿去，顾虑重重，怕过了江就回不了家了。如小姚庄的姚家二弟兄，我到了他家动员他们时，他母亲又是吵又是骂，我给他两个说：你们不去不要紧，上级有个决定，要是党员不去可以开除出党。他们兄弟两个最后还是去了。但是进军西南时到了武昌，还是脱党回家不干了。县架子组成后，我们带着全部人马，离开了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们，离开了全县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浩浩荡荡地渡过了黄河，到了荷泽，向区党委报了到，住在荷泽城外几里地的农村整训队伍，待命出发。在整训中领导给我们介绍江南的地理情况，主要说江南小河子多，没有大桥，有的是独木桥。就给我们搭了个有两丈多长，三、四手粗的个树身子，支了有四、五尺高的独木桥，叫同志们在上边走，走着走着掉下来了，走着走着掉下去了。同志们思想上有点紧张。但是大家横下一条心，说只要部队能走，我们就能走，同志们不怕。后来听说过

了大江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二野的目的地，是西南三省四川、贵州、云南。大家讨论时说，四川盆地是有名的天府之国，要分到四川还好嘛。有的说：要分到盆缘上还不是和云南贵州一个样吗！要分到云南、贵州怎么办，过去听说过，云南、贵州嘎嘎县，充军才到那里去哩。大家也不知嘎嘎县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据说嘎嘎县就是贵州的安顺。那个地方地势又平城市又大，是个好地方。还说云南贵州山大瘴气多，贵州是有名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地方，少数民族多，他们还要下蛊哩（就是放毒）。要喝他们的水时，得先问问“有蛊么？”一问就破了。要是到云南，就到了南天边了，也是少数民族多的个省。大家七言八语地说：少数民族跟汉族不合，那是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歧视人家而造成的。我们有最好的法宝，就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就是叫我们遵守人家的风俗习惯，说话要和气，不要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借东西要还，要作宣传，说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要保护他们的，不会有矛盾嘛。经过讨论同志们从思想上开了窍。

我们的队伍离开荷泽时，区党委领导同志和军区领导同志为我们召开了欢送大会，并亲自向我们敬酒，鼓励我们前进。我们没有出过远门，没有见过火车，只是听说过火车，离着好几里地看到火车冒烟，就高兴的嚷起来：那不是火车吗，快去看去。我们步行怎么能赶得上火车呢。后来我们上了火车，人家插挂车时，甩下一节车厢，同志们不懂得，就大叫起来了，叫人家停下车来说，你们的火车

掉了，人家不理。火车上的车长，给大家说：你们不要嚷了，那是故意甩下来的一节车。看我们多么土包子！引起大家的一阵哄笑。我们到了大江边附近村庄住下，等上级的命令过江。过江前敌人在江南岸修了好多堡垒，飞机沿江巡逻，在飞机上投下来的照明弹照的大江的水通明，就是一个人走过也看得清清楚楚的。过江确实是危险的，大家在思想上是准备牺牲的。但是过江那天，三野在上海附近，苏州一带进行佯攻，向敌人开炮轰击，敌人以为三野要渡江了，把沿江的飞机都调到那里去了，我们五兵团在安庆一带一开炮，国民党的部队没等到大军强渡大江，就逃之夭夭了。我们随着大军顺利的渡过了长江天险。过江之后国民党的部队望风而逃，别说打仗了。我军就追也追不上，一追上如老虎入了羊群一样，敌人有的举手缴枪，有的丢下枪就跑了，哪里还有激烈的仗打呢。我们到了赣东北，红军过去活动的地方，那一带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提着茶壶，拿着茶碗，排着长队鼓着掌，向我们敬茶，欢迎我们，并说：同志们可来了，我们大人孩子盼你们盼得眼都穿了。我们顺利的到达了临川，在临川，休整了一段时间，还缴了那一带土匪的枪支。四野的同志们到达之后，我们就到余江县待命进军西南。我们在余江县还开办了一百多学生的训练班，到九月份进军西南。在进军西南途中，来到湘西，过了雪峰山，到了榆柳树，跟那些国民党的残余土匪作斗争。他们有20余人假装赌钱，想趁夜晚等我们睡了觉，再摸我们的岗哨，杀我们。白天他们不敢拿枪，我们看那些人没有好意，就把那些坏家伙一个

一个地掘起来，派人看着他们。到了天明，我们行军带着他们走出20余里路才把他们放回。后来听到从那里路过的同志们讲，那些人就是国民党的残余，他们经常袭击我们的汽车。从此我们就顺利的到达了思南，开始与思南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见面了。

清匪反霸 镇压反革命

贵州省的封建地主恶霸的特点是都与当地的土匪、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暴动是与国民党的残余部队的叛变相呼应的。他们最害怕我们，最痛恨我们，他们最反动。我们未到思南县以前，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呀！奸淫烧杀呀！人到六十岁不给饭吃等。还说只要和共产党作斗争，共产党的兔子尾巴就长不了啦。又说什么竹子长的再高也要低头啦，共产党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呀等等。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依靠贵州山多、山大、只有山间小路等有利的地形条件，便于打游击，共产党、解放军多不是当地人，人生路不熟，没有办法，只好退出去。一九四九年底、五〇年初我们到了思南县城后，首先安定了社会秩序，我们秋毫无犯，说话和气，公买公卖，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我们的行动打破了他们的反动宣传。但是他们还是不甘心的。他们又说不要听共产党的话，共产党的态度都是假的，局面一安定就变了……。这些反动分子，用种种反动宣传，欺骗无知的群众。他们还

派遣特务，潜伏在小岩关，侦察我们进出城的行动，给内外的反动分子作联络站。有的秘密打入了维持会，给城外的反动分子送情报，如陈廉矩之流，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内外勾结。在征收公粮时，那些反动分子不仅不给粮食，还不准广大的人民给粮食，他们把粮食藏到山洞里。他们还在各地区暴动，残杀我们的区干部。七区的干部被那些反动的土匪恶霸地主包围打了一天，我们子弹打光了，全都牺牲了。我们的剿匪部队一个排回县城联系，到了六区塘头，被他们包围，也是打了一天，也是子弹打光了全部牺牲了。他们还攻打县城，看这些家伙反动到了何等的地步。于是上级下了命令，调动主力部队集中力量，进行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并把西五县全部撤离到东四县，共同坚持和守卫东四县。我们刚刚撤离县城时，那些反动家伙认为我们失败了，他们胜利了，更加疯狂的宣扬说，非要和共产党斗到底不可。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撤离正是为了消灭他们。在清剿时我们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和他们作斗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就是叫我们认真的正确的贯彻政策。我们××团开始剿匪时没有注意发动群众，剿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大，反而吃了一点亏。后来我们的大部队，认识到了真正的照妖镜是什么？是广大群众，真正的天罗地网是什么？是广大群众。在开始围剿的时候，广大的群众还有顾虑，不敢参加农会，不敢参加民兵。后来群众看到我们的大部队决心很大，就大胆的参加了农会和民兵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土匪恶霸陈刚兄弟两个夜间偷偷的回家被岗哨发觉，立即报告了村干部及时地把他两个逮捕，并缴了两支短枪。恶霸地主周光荣也是在被他强迫当土匪暴动的群众告密下，才把他抓获的。又如靠近思南九区的石阡县有名的西霸天吴登仁，也是由他的佃户引路，从山洞里抓出来的。又如凤岗的大土匪史肇周，非常狡猾，他利用凤岗思南一带边界的地形，不断的化装，这边剿他，跑到那边，那边剿他，跑到这边，最后还是群众告密后把他捕获。这就说明了只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那就无往而不胜。

在围剿匪徒中还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就是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宽大并不是无边的，对那些群众最痛恨不镇压不足以平民愤，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惯匪土豪劣绅坚决镇压。对那些家里很穷没有饭吃，抢了一点东西和被土豪劣绅强迫参加了暴动的群众，只要洗手不干，不在清匪之列。对他们采取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这样就挽救了一大批受骗上当的群众，使那些土匪恶霸更加孤立了。我们集中力量围剿那些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地主恶霸惯匪和那些叛变了的国民党军队。镇压匪首时，要召开群众性的斗争诉苦大会，通过诉苦，广大群众与那些反动分子进一步划清了界限。如周光荣、秦明善、陈刚之流就是经过了广大群众诉苦揭发之后枪毙的。九区群众揭发了一个恶霸地主×××（名字记不清），他在赶街赴会时，叫他的打手们把烧香的妇女抓进洞里，先后强奸过七十余人。这个恶霸地主被枪毙了。因此人心大快。为了贯彻党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我们还办了一百余人的反省

所，叫那些土匪到反省所来反省，经过教育，有些人表示坚决洗手不干了，还揭发出不少地主恶霸的罪恶事实。如揭发秦明善抢了那些湖南担药的行商，还把人投到无底洞内杀害，揭发周光荣曾经打过长征红军一个团，还揭发他们如何欺骗群众强迫广大群众参加暴动等事实，其中只有一个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偷偷的逃跑，被岗哨截住，跑不出去，只好又回反省所，并说宁愿被枪毙，也不再逃跑了。最后，消灭跑到梵净山的国民党残余一个师的叛军时，我们集中优势兵力两个主力师，领导同志们在思南县委员会研究部署，我也参加了。规定了两个师包围的地点和时间，各部分动员各部分的带路人进行远距离奔袭，第二天按时到达。包围敌军时，还在睡觉的敌人毫无准备。他们发觉被包围后，已无处逃跑，只好沿山顶逃窜。山上周围全是荆棘、旱蚂蝗和积雪，敌人又冻又饿，绝大部分死在山顶上。我们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就把他们全部消灭。于是当地的土匪恶霸失去了靠山，紧接着也全部被肃清了。从此农村的社会秩序就稳定了，无论白天黑夜带着钱物行走，也无人敢抢劫了。广大的人民可以安心生产过日子了。也给土地改革扫平了道路，给戒烟戒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征收公粮时，也没有阻碍了，广大的群众自动送公粮，送好粮，很快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